

难忘的纪念——缅怀许希濂先生

■陈再权

庚子年5月12日晚20时30分我急忙赶到先生家。先生瘦枯蜷缩卧床，借氧喘气……22时52分，先生与世长辞。

看在眼里，心头有说不出的滋味，只勾起零碎的琐忆。

一次铭心的长谈。先生临终前的4月30日傍晚，我拜见先生。他甚是兴奋，坐在客厅的椅子上，边看电视，边谈古说今，尤其是经历，还不时让我我说说。健谈三小时！

他温文尔雅，系清福建水师提督许松年的嫡裔世孙，因身世而坎坷，在偏远的岭雅等山区执教过劳动过，经历洗礼，世事洞明，读书博闻，学识渊博，文章练达。

乐观豁达地讲授瑞安古事，演绎文化名著，或许是他排忧解难的妙法。那不标准的普通话娓娓道来，用瑞安话更是楚楚动人，动情之处汪洋恣肆，俨然说书大腕。男女老少和不同知识水平的人皆大喜欢，人员围聚便开讲，街头巷尾、山间地头都有‘粉丝’。文化贫乏的年代，奢求听到漫话三国水浒。

因擅文史，“文革”后，先生在湖中任教历史再调往瑞中。上课通俗清晰，历史的繁复抽象变得直观形象。

他瘦削却辛劳不知疲劳，教学之外身兼数职，社会活动不暇。

他不离讲坛，市总工会定期讲座、退休了尚到机关学校讲授——引经据典，旁绌曲幽，洽乎时宜，大家风范。

他潜心文史，曾在报刊发文140余篇，更是地道的地方文史专家“瑞安文史典故逸事的活百科”。

他致力成立“玉海文化研究会”，倍显童心般的可爱和格外精神，古稀任会长，几多寒暑几多风雨，十余年四千多日。

先生桌上那杯茶少不了，左手两指夹着烟有节律地往嘴里送，吞云吐雾，好茶嗜烟助力研究——品茶而醒借烟而思循烟雾而辨黑白。右手不规则地轻微比划，两唇略呈翕张。下工穴挖掘尘封的史事，以史家之担当甄别去伪昭然为史，笔耕不辍活现史事。参与编辑了瑞安“历史人物”“历史文化品谈”等类丛书，著述和主编了《水师名将许松年》等专著和《瑞安玉海文化》二十余期。

“有空来一下，有新书……”一版新书便欣然来电。故去得较多，拜读较多。今因思念而重温，所著虽非文艺之作，但文从字顺，学术价值不菲。

一介文化人，往来无白丁。我自惭

才疏而去得少了。

因届耄耋在家颐养，先生仍搜集文案，更思念学生们。谅我忙，常电话沟通，我每年去看望，他总是健谈热情。

2019年底拜访了，2020年春疫情不得去。他关心学生，也想与学生聊聊，于2月来电话，说疫情问家人。三、四月都来电话，稍有漏口齿，语音仍铿锵。4月26日来电谈了许久，师母担心而催他吃午饭，我也劝着并明确近几天来，他才放下。通话了27分33秒！

“4.30”饶有兴味忆说沧桑旧时，寓理于事、诲人不倦。我睨视手机：20：20。即问“明天有课”，答“没有”。还早再坐会”。说实在我也没有打算走。

先生说得郑重起来：“我至多能活两年，已写不了，有满腹史实告诉你，非一两天能说完，有书面资料，白天好找些，你写下去。”我点头。

聆听着又瞅了手机。先生兴头未减。师母说：“老许，迟了你也要休息了。”是啊，已20：52了，恐他累着，为让他安心休息，准定“五一”来，他才放心，我慢慢告辞。

翌日上午便来电，“还没有来……”响亮有劲。我歉意陡生，连忙解释并答应后天来。但还是不安起来，难道以为不诚信而生气诘问？又自我安慰，认为不是。因为，其一先生向来大度，其二说“五一”期间，其三确有必要事。

5月3日傍晚忖度着去，欲先道歉再受指教。结果说是先生刚进医院抢救了！难以置信得面对现实，不准探望自然是挂念。9日上午，喜得电话：“打针，等下说。”声音清朗让我盲目乐观……

先生叮嘱殷殷，为生理当报以拳拳。

没能及时警觉先生之言语真傻，没能与先生临终多说说遗憾！

史铁生说：“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日子。”但人生很短，未享好年华，就已迟暮，终如流云难挽住。只几天活生生的成了枯槁，仅几天说走就走……

执着书海，笃爱史学，古色风情，临大限尚念。诚其诗曰：“风物江南古城秀，依山枕水显风流……”

云江漫漫古县悠悠文史丛丛。那幅先生珍藏仍悬于其生前大厅的少穆赠墨“天马”正逸绝御风。

灵魂有无？有阳有阴是辩证法的；为将来再叙师生之谊，为先生知识文气得以光大，为继续开来邑人文史之风流……相信有！

先是用薄荷叶蘸酒精在身体的各大关节处，如手肘和腮窝处，擦拭一遍。待人坐稳后，奶奶在脖子处“人中”穴位处扭抖一番，几道血痕清晰可见。有时，奶奶还会趁人不备，钢钎般的两手指在手肘关节处一钩，酸痛得让人暴跳了起来，出了一身汗，病情就好了一大半。说也奇怪，每次经过奶奶的“放痧气”后，村里多数孩子没有去医院就自愈了。

秋天里，奶奶忙里偷闲。“偷闲”，指的是奶奶在家的时间比以往多了些。她告诉我，接下来是“鬼节”（中元节），传说“七月半鬼倒路上睡”，需要准备些冥币来打发路边的小鬼们，免得对村里爱疯跑的小朋友不好。她会带着一颗虔诚的心，吃斋念佛，希望神灵保佑家人平安、国泰民安。

冬天里，奶奶满心牵挂。立冬过后，天气转冷，奶奶也就开始念叨，急切想知道两位叔叔那里是否也很冷，厚实的衣服是否已经买了。常常会要求我们帮她接通两位叔叔的电话，知道一切安好才挂断电话。农历十一月刚过，每逢好天气，奶奶便搬出叔叔家的被褥，放在阳光底下暴晒。奶奶也常常站在家门口，向村里的农户打听能否出售些稻谷给叔叔，说本地的大米才好吃。遇到我爸时，奶奶总是提醒我爸别忘了帮叔叔家捣些年糕，被告知都已经准备好了，她才不再言语。

奶奶终年87岁，有70多年是在我家度过的。奶奶一生坎坷，一生操劳。爸爸十三岁时，爷爷就失去了劳动能力，奶奶含辛茹苦把一大帮孩子拉扯大，嫁了女儿还娶上儿媳，如今子孙满堂。

又是一年清明节，愿奶奶在天堂四季安康，再也不用那么操劳。我多想大声喊一声奶奶，请您放心，我们一切都好！

清明追忆王鉴中老师

■林良爽

王鉴中老师去世已有三年多，早就想写一篇文章，可是迟迟没有动笔。近日同学相聚在瑞安六中（前身马屿中学），漫步百草园，在百草园里看到王老师题写的篆书“百草园”石碑，睹物思人，顿时，王老师的音容笑貌立刻浮现在眼前。

王老师是百草园创始人、首任“园长”。1971年，王老师带领学生在校园南边山坡开辟劳动基地，种植中草药200多种，取名“百草园”。其间，百草园有过荒废，直至2009年，六中才开始恢复重建百草园。在此后历届校长的重视下，在百草园现任“园长”陈善泽同学十几年如一日地呵护下，百草园越来越茂盛，现成为六中校园的特色品牌，名声享誉省内外，成为校友回归必走之地。王老师在马屿中学工作长达27年，对马中有深厚的感情。据陈善泽同学回忆，在百草园重建过程中，七十多岁高龄的王老师经常从瑞安市区坐车来学校，指导百草园重建的布局、中草药种植等。

王老师是我们高中生物课老师。2016年12月24日，瑞安六中召开60华诞校史编写座谈会，我有幸作为代表参加，在会场碰到了他。会后，又与王老师、校友一起游览了百草园，王老师别提有多高兴，还帮我们一起回忆老百草园里的那段美好时光。

在六中与王老师相遇，他跟我谈起自己晚年的一个心愿，在有生之年编一本自己父亲的书，说到父亲是新中国成立后瑞安人民医院首任院长时，我随即就说，瑞安人民医院创办人、首任院长洪天遂是我大姨公。王老师说，这么巧啊，两个首任院长。没过多久，王老师打来电话说，已跟洪天遂的亲属联系好了，两个首任院长合起来编一本书，明年正好是瑞安人民医院建院80周年，这样非常有意义。王老师还让我与他一起来编。就这样，年底，王老师与我一起策划编

■蔡桂顺

五叔打来电话说，今年清明节，村里要举行春祭，祭祀完毕后去蔡宅祠堂吃祠堂酒，你阿大（父亲）不在了，你一定要来。于是便突然想起2017年父亲一生中唯一一次以“首长”身份出席的春祭。

那年的春祭很隆重。经过数月准备、排练、全员发动，活动场面浩大、环节精心，着汉服、抬开路大锣鼓，吹开路长号、奏军乐队、读祭文……引得路上行人侧目，观者如堵。那天天气好，各式汉服，女人们手提灯笼款款而行，明眸善睐，峨冠的男人们举手投足也是有模有样，兵勇们扛着的木制刀枪，在暮春三月的温暖阳光下熠熠生辉。我因为父亲在族里排位上上升当了“领导”，所以也跟着沾光——全程搀扶老头，护送他祭拜蔡宅后半桥头的蔡宅始祖的宋墓——“老太坟”，后去周岙山上祭拜蔡敬则。父亲旁边那个小伙子是村里辈分最小的，叫“下代儿孙”，比父亲小了7辈。这种祭祀要最高辈分和最低辈分一起出场的。

父亲那年90岁，“朝”字辈，刚刚当上了蔡氏宗族里的房族长。相当于族里男二号，一号是93岁的蔡朝龙伯，他是正族长（大掌公），我父亲是副的。但哪怕是副的，父亲还是兴奋激动。特别在祠堂门口，别人给他披戴大红绸花的时候，父亲乐得合不拢嘴。无牙的嘴里，红色牙齦暴露无遗，还差点把假牙给乐飞出来了。这可是他这辈子头一次戴大红花。父亲结婚时也没有戴，这个和田园打了整整一生交道的农民，这辈子从未当过领导。他习惯了被领导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他在10来个人的蔡宅生产大队第24

■叶赫威

气候一天天的变化，感受着春意也逐渐被空气当中的热意所驱赶，家里人也忙碌了起来，我看了一眼挂在墙上的日历，才恍然大悟，清明又要到了。

从小我对清明节就有一种特殊的情怀。最开始清明的印象是跟爬山挂钩的，父亲肩膀上扛着一个装满东西的袋子，而母亲则牵着我的手跟在父亲的身后，父亲一边走一边摇头张望，有时候还会感叹这里似乎变了样。在经过一段探索和进退之后终于到了目的地，父母亲到了之后就变得沉默，在无言的环境下父母清理杂草，将石碑上的字用红色油漆再涂一遍，然后将带来的东西整齐地摆放在石碑前面，等到一切完毕之后父亲会随便找个地方坐下，静静地看着石碑。而我却新奇地看着长得跟我一般高的杂草，烦躁地驱逐着在我耳边飞鸣的蚊子。父亲在发呆了一会后会招我过去，然后



书的事来。那个时候，王老师的电话不断，一打就半个小时。

2017年，在编写他父亲和洪天遂先生一书时，我才了解王老师家庭背景。王家是书香世家，是瑞安名门望族。王超六先生是王老师的堂叔。王超六先生1939年3月任瑞安中学校长，1942年创办瑞中高中部，使瑞中成为温州地区首所县立完全中学。王超六先生是瑞安中学一百多年发展史上里程碑式人物，为瑞安教育事业做出重要贡献。而王老师父亲王湘衡先生则是瑞安一代名医。新中国成立后，王湘衡先生为瑞安人民医院首任院长，并担任院长长达17年，为瑞安人民医院和瑞安卫生医疗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
那段时间，我们经常联系，经常碰在一起。王老师不顾八十多岁高龄经常到我任教的学校，商量编书、文章修改。为了不让王老师多走路，我好几次到他家里去。王老师家住周松路一老住宅楼顶楼。老住宅没有电梯，一位八十多岁老人上下七层楼的难度可想而知。有一次，跟王老师一起去他家。他走在前面，靠借楼梯扶手一步步迈上去的。有一天，我想下午去他家，王老师在电话说，下午不要来，要来上午好点。后来才知道王老师怕我热。王老师家顶楼西晒，夏天下午很热。王老师就这样无微不至地关心自己的学生。

他经常跟我讲，自己最大的心愿，在有

父亲的春祭

小队里，连小队长也没有混上。

其实这二把手的位置本来是我92岁的二伯的。二伯刚刚当上没有几个月，就因中风而荣归故乡的墓地。于是轮到父亲。用流行的话就是：老头上位了。巧合的是，当年秋天，父亲也因中风去世。于是我妈开玩笑说，这个“房族长”难当，你看你二伯和阿大，一当上就没命了，受不起啊。这当然是玩笑话，但其实也挺有意味的。

那天祭拜完蔡宅老太坟，“大掌公”朝龙伯族长因身体不适，婉拒了上周岙山祭祀蔡敬则公的邀请。我父亲坚持去了。老大大不上场，他成了老大。在众人艳羡的眼光和赞美中，他有一种土皇帝意外登基、行路时意外捡到大钱的感觉。这恐怕是他一辈子没有想过的美事：万众瞩目、傲视群雄。

父亲一路上反复嘱我多拍一些照片。我知道他的意图：以后可以在桥头老人亭里吹牛。

全程走下来，他优哉游哉。于是他又偷偷对我吹牛：这种路慢慢走，我走一天都不吃力。

其实我信。这个老头当年卖虾蚬，去马屿、温州卖。全部是徒步挑着百斤重的担子。还有过去那条去往下栏涂园种地谋食的泥路，他又走了多少个来回？平时去扫墓，他爬山比我快多了。

其实父亲的兴奋是非常值得理解的。老头说：蔡宅地方上小时候和他一起玩耍的小伙伴们走得差不多了。他的同龄人中，长寿者里，数他最健康。他每天还下地干活呢！

把我抱起来坐在他的腿上，问我知道上面写的是什麼字么。我摇了摇头。父亲笑道：“这是你外公，也就是你妈妈的父亲的名字，很多人都说他是一个好人，但最重要的，他是一位有信仰的人。”在父亲平和却带着我不能明白的意味的语气中，外公似乎变得立体了，直到我再长大一点，我才明白那种我不能明白的意味，叫做思念。

一部电影的台词让我印象深刻：“人的终点并不是死亡，而是被遗忘，而有些人，是不会被遗忘的。”

到了现在，我到了这个每年都会来一次的地方，总会默默地诉说着这一年来的经历、挫折与成长，最后说一句明年再见。

等我再长大点，那次是学校组织的一次清明缅怀活动，我们默默地站在烈士纪念碑前，手里拿着自己折的白色纸花，气氛庄严

生之年编一本父亲的书，如果不编，可能没有人编得了，他手头有很多父亲的史料，有的事他现在还能记得清清楚楚。真的到了那一天，他说，一切都晚了。王老师把这件作为晚年最重要的事，真的是争分夺秒。

在编书关键时期，王老师生病住院了。术后第二天就打电话与我讨论书稿。一天去人民医院探视他，在病房门口，看到王老师眼睛贴着书稿在看，我进去毫无察觉。叫了一声王老师，他才回过神，在病床上谈论又是书稿。出院未多久，王老师就去打印店编排、校对书稿。

书稿还是未能赶上瑞安人民医院80周年院庆之日，于当年年底完稿付印。捧着散发油墨芳香的《杏林翘秀粉乡颂——洪天遂王湘衡医师纪念文集》一书，王老师悬着的心终于放下，那时高兴极了。接着，王老师又一一打电话，忙着把书送给领导、同学、朋友、学生。我也忙着把这本书寄送给各地图书馆、档案馆和亲戚朋友。

此后，我与王老师没有了联系。直到2018农历年底，一天傍晚在公交车上碰到锦文阿姨（洪天遂先生的最小女儿，72岁），告诉我，王鉴中老师去世了，好像明天就要出殡。啊？我一下子反应不过来。晚上联系善泽同学，得到了证实。这一年来，对王老师的情况一无所知，不知道这位慈祥的老人经历了什么？据善泽同学讲，王老师住院期间，他去看望过，王老师还把那本书赠送他。

我真是后悔，没有跟王老师多联系，在他生命最后时间里竟然没有去看望。那天，当我赶到殡仪馆时，也未能赶上告别仪式，但总算还能送王老师最后一程。至此，一直惭愧在心。

清明节前，写下这些文字来追忆缅怀王鉴中老师，愿王老师在天堂一切安好！

那天的仪式上，我见到了许多多年未见的熟悉面孔：老二、老三、阿福、拉屁五、兰敏、兰文、兰荣……各行各业、散落各地的他们，很认真、很卖力、很用心地举旗、敲锣、打鼓、吹号。和我父亲一样的虔诚。

其实不奇怪，人老了，会念旧、会惶恐，怕无安心的去处。所以，在与先祖的灵魂对话的春祭上，他们从四面八方聚拢来了。

放下电话后，我翻看蔡氏族谱，心中颇多感慨，公元前1019年蔡氏始祖蔡叔度，是周文王的五弟，建立蔡国于河南上蔡县，历经漫漫3000多年，子孙后代繁衍到世界各地，可谓源远流长。

有空看看族谱，心会变得宁静。古老的族谱，会告诉你从哪里来，到哪里去。告诉你生命太过渺小，如沧海之一粟、如风中的一叶草芥、如蔡宅田垄上一朵无名的野花、水沟里一只时静时动的子子。即便长寿百年的彪悍人生，不过如草木一秋，如庄子所云：人生若白驹过隙，忽然而已。

多年之后，世上再无你的故事。没有人提起你，没有人知晓你。你、我、我们，都只不过是泛黄的族谱上的一个名字罢了。你从族谱中逶迤而来，你也终将回归于族谱的纵横交错的世界系图，也许故土祖坟旁边某一方寸之地才是你最后安放魂灵的地方。

你无处可逃。所以唯有敬畏，唯有不忘初心，不忘来处。

所以，清明节到了，去祭祀一下先人吧。看看沉睡于山丘原野的他们，有些事情会想开，有些东西会放下，有的烦恼，将不再烦恼。

清明，是对他们的怀念

■叶赫威

把我抱起来坐在他的腿上，问我知道上面写的是什麼字么。我摇了摇头。父亲笑道：“这是你外公，也就是你妈妈的父亲的名字，很多人都说他是一个好人，但最重要的，他是一位有信仰的人。”在父亲平和却带着我不能明白的意味的语气中，外公似乎变得立体了，直到我再长大一点，我才明白那种我不能明白的意味，叫做思念。

一部电影的台词让我印象深刻：“人的终点并不是死亡，而是被遗忘，而有些人，是不会被遗忘的。”

到了现在，我到了这个每年都会来一次的地方，总会默默地诉说着这一年来的经历、挫折与成长，最后说一句明年再见。

等我再长大点，那次是学校组织的一次清明缅怀活动，我们默默地站在烈士纪念碑前，手里拿着自己折的白色纸花，气氛庄严

肃穆，给我的感觉是如此的不一樣。老师站在前头，就连平时最活泼调皮的同学在这个时候也低着头。在来之前，老师给我们介绍了烈士纪念碑，这是为了纪念我们现在幸福生活而献出自己生命的战士，他们也有家人，也有牵挂，老师说了一句话让我至今印象深刻：“清明给家人扫墓，是寄托我们的哀思，但给烈士扫墓，是想告诉他们，这盛世如他们所愿，而我们将继续开来，不负他们的付出。”他们不会被遗忘，每一项事业的开拓与探索总会有人倒在路上，但他们化作了路上最坚实的基础，让后来人能够经过并走得更远。老师说话时眼泪滴下，成为至今依然深刻我心里的画面。

现在美好的日子不是凭空出现的，清明时节提醒我们，应该给这些逝去的人说一说，他们的付出没有白费。

